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六十一回 求聖母暫緩婚期

詩曰： 兩露恩濃賜酒觴，便因沉醉失提防。三年玉帶為朝宰，一旦香勾現女郎。

槐鼎早承高密袞，梅花新試壽陽妝。幾番卸卻衣冠後，寶炬雲屏入洞房。

仲春十八景初融，海上韶光景不同。嫩柳才添臨水碧，寒花未發照階紅。一聲聲，鶯鳴曉院催殘夢；一對對，蝶舞閒庭趁午風。捻指算，節令方交圓月夜；轉眼看，時光又屆暮煙中。研舊墨，罷談人世榮枯事；展新篇，再續書間上下表。十五既完登十六，前文表過後文通。閒清別緒都收拾，講的是，皇甫娘娘出正宮。

話說皇甫娘娘坐等三天，不見朝廷聖駕，心中一惱，竟向萬壽宮而來。

娘娘坐輦出昭陽，著了惱，不管龍胎短與長。影沉沉，日月高懸宮扇動；花簇簇，雲霞亂動彩揚。前邊是，錦袍監使排儀仗；後邊是，翠袖姣娥捧御香。一到宮官停了輦，皇后就，立傳通報皇娘娘。

啊，當差宮官何在？可報太后娘娘得知，說本宮面參聖駕。

一旨飛傳答應高，內官忙向裡邊跑。雙屈膝，半彎腰，跪近前來奏當朝。

啟太后娘娘得知：有中宮面參聖駕，已住輦候宣了。

太后聞言吃一驚，不覺在，盤龍榻上便抬身。微動步，半合輦，一壁傳宣一壁雲：

呀，這昭陽後親自來了，宮官們快請。領旨。

一聲叫請急如飛，皇甫娘娘下了輦。宮女等，持定東西雙柄扇。內宮們，分開左右幾層旗。排整整，比齊齊，伺候中宮不敢移。國母入簾登了殿，一回見，慈幃太后急相趨。容慘淡，意迷離，三舉鸞綉跪倒軀。

啊，太后娘娘在上，臣媳請安。

國母言完拜下來，手抬著，鸞綉雙袖跪塵埃。上宮太后慌忙挽，心疼得，又是歡來又是哀。

啊呀，皇媳婦，你保重著身子吧，又出來做什麼？

早且諸妃已代臨，說道是，娘娘差遣請安寧。這般禮貌賢良子，又何消，自己親來這一巡？

咳，皇媳婦快快起身。宮娥們過來看坐。這是什麼要緊，又要勞動著懷內孫兒。

太后言完一把扶，娘娘起立不遲俄。低粉面，蹙青蛾，鸞袖雙垂慘慘呼。

啊，上宮聖母，恕臣媳久不面參。

只為兒胎累著身，蒙聖母，恩容調理在宮門。疏問候，欠趨承，臣媳真真抱罪深。今日親身來拜見，為的是，一參聖母二求恩。

啊，太后娘娘啊！救臣媳一家滿門。

國母言完淚下來，提著袖，花容慘淡跪塵埃。含痛切，忍悲哀，頓首連連不起來。太后一觀心大駭，倒弄得，又憐又恨又驚呆。

呀，怎了？怎了？莫不是官家有什麼難為皇親麼？

媳婦將身坐下言，就有那，托天大事我當擔。休氣惱，勿悲酸，快把情由據直談。

啊，宮女們過來，幫著我攙攙皇娘。

太后時聞著了忙，眾采女，如飛進步攙娘娘。中宮方始身抬起，路飄雲，擺過盤龍椅一張。

啊，娘娘請坐，保重龍胎，免得使太后心疼，憂慮著腹中殿下。

昭陽皇后應聲然，先請了，皇后娘娘坐榻間。然後自家歸坐位，把那些，前情往事一齊言。

話說皇甫後面參太后，就把那天子相瞞的情節，種種盤查內監的口詞，從頭至尾細細言明，自始至終般般奏上。

訴罷情由立起身，又悲又憤又含嗔。招翠袖，款湘裙，立近牙床叫一聲。

啊呀，太后娘娘呀，聖明詳察。

當朝丞相鄙明堂，現放著，理實情真認過娘。聖上私心加愛護，反說是，擅談廷宰罪非常。傳曉諭，禁朝綱，不許人言作女郎。製得外邊無說了，自己倒，輕輕下手要偷香。

啊，太后娘娘嚇！不是臣媳這等怒於皇上，這件事也實不公明。

已知她是少華妻，還要在，御苑留眠戲弄伊。鄙相若然無節烈，那日倒，天香館內失身軀。如果下了偷香手，聖母想，君奪臣妻是也非？

咳！這是已過去的事情，不消多講了。至於近日，皇上竟越發絕情了。

自己留情真麗君，倒把那，冒姓女子賜完姻。限期一月借花燭，急得了，臣媳同胞疾病生。日夜發燒難以眠，胸懷冤結不能伸。只是欽限如星火，逼得他，愁苦交加命待傾。

咳！聖母是知道的，爺娘只產得一雙姊弟。

女長華來子少華，一歸宮內一在家。真正是，傳流香火全仗彼，奉養椿萱盡靠他。如若有些差失處，臣媳的，爺娘怎樣過年華。

咳！太后娘娘呀，如今臣媳的胞弟，只是看事情成敗，以決性命存亡了。

若果成全病亦安，知其不就命俱難。因而臣母心慌亂，前日裡，親入昭陽走這番。

咳！臣媳真真癡呆了，只道說做了太后娘娘的媳婦，當今皇上的中宮，就要為同胞娶個弟婦，是可以主張的了。

竟催母去慰同胞，答應說，重擔千斤我獨挑。哪曉君王多決絕，給了個，不能睹面整三朝。

啊呀呀，皇母娘娘呀！可憐臣媳這三天的呆等，就猶如身坐針氈。

盼到天明又到昏，呆呆癡等意如焚。前日說，西宮臨幸嬪妃輩；昨宵雲，國政匆忙辦理勤。望至今朝仍不見，聖母看，日將又近未時辰。

咳！臣媳也悲忿急了！

三天不得見君王，著了急，意欲心中自主張。回想禮儀分內外，難召那，保和鄙相在昭陽。無計策，沒商量，愁苦憂煎不可當。實在萬分情急了，只得來，拜求太后我娘娘。

啊，聖母娘娘啊！臣媳是又不能自家做主，又不能面見朝廷。

左亦難來右亦難，眼見得，雙親絕代弟歸泉。進前退後無門路，猛然的，想到慈幃太后邊。

啊呀，娘娘，奇怪啊！臣媳初時已弄得沒了主意，也不知天地垂憐，也不知鬼使神差的，指引我這條路途，忽然間想起聖母娘娘。

切思臣媳進皇宮，蒙太后，待若親生貴主同。侍奉不週俱見恕，晨昏失禮盡相容。慈愛重，聖恩隆，如若哀求定允從。心內思量真踴躍，臣媳就，直趕萬壽出中宮。啊太后娘娘

呀，伏乞慈恩憐念。

如今皇上絕情賜，臣媳是，見弟垂危沒力幫。聖母若然心肯憫，傳道旨，去宣丞相鄺明堂。只言寫甚經和卷，他聞得，太后飛宣到此方。一召之時先潤筆，賜了坐，竟須御酒兩三杯。

啊，聖母娘娘呀！聞得那丞相是不醉之量，這三杯潤筆酒，也灌醉他不來。

前有夷邦貢使臨，獻到了，百般新酒是奇珍。色如琥珀珊瑚豔，香似蘭心桂蕊清。釀用崑崙仙草實，名呼沉醉玉紅春。起初時，甘甜到口非難吃；次後來，酒性行開竟不輕。一任如何滄海量，也難滿飲第三杯。

啊，聖母呀！這玉紅春實在的厲害，臣媳已試驗過一回。

那天獻到就開封，皇上把，妃子諸人召進宮。方便筵筵排幾桌，賞她們，均勻各吃兩金鍾。內中有個溫妃子，她的那，平素之間量最弘。臣媳因其能吃酒，又叫伊，再將此酒飲三鍾。

啊，聖母呀！哪曉得那玉紅春的酒性，是先軟而後剛。

到後來，面紅力軟體如綿。有幾個，眉低目倦憑筵上；有幾個，東倒西歪靠案邊。臣媳急呼移了席，叫那些，隨身采女各扶還。她們竟作昏迷樣，也不辭去也不言。只有溫妃伊更醉，索性是，橫身倒在筵席前。攙扶不起醺醺狀，呼喚無聲默默然。皇上著忙親自攙，心疼得，貴妃叫過萬千番。那時臣媳都慌了，就將她，抬到昭陽西首眠。

啊，聖母呀，那溫妃子是不醉的好量，所以臣媳加她一杯。哪曉得這玉紅酒果然厲害，她才飲到兩杯，便就醉得那樣昏迷了。

次朝醒後尚糊塗，不記得，飲酒之間是若何。扶著嬪妃攙去了，也俱皆，連衣昏睡早晨蘇。因而試過都靈驗，正好把，此酒拿來灌保和。

啊，太后娘娘呀！那鄺丞相縱然好量，也不過比溫妃略略高些罷了。

酒上三杯賞給伊，管叫片刻亦如泥。那時扶到何方殿，等待他，睡倒身子就脫靴。驗足得知男共女，放心也曉得是和。若然終日糊塗著，這件事，怎樣分明與釋疑。

啊，聖母娘娘呀！所以臣媳拜求做主。

保和如若不是釵裙，就懇我，太后仁慈賜畢姻。臣媳同胞能活命，便是那，天恩救下合家門。倘然鄺相原男子，這個是，胞弟存亡沒話雲。驚動慈顏該萬死，求聖母，早傳懿旨早施行。娘娘言訖垂珠淚，倒把個，太后聞聽吃一驚。

話說皇太后一聞得這些前後的情節，並中宮後拜懇的意思，不覺得又是驚疑又是憐。

太后時間聽細訴，倒不覺，驚駭駭駭動容光。心輾轉，口稱揚，愁鎖慈眉拍御床。

啊，奇哉！奇哉！那鄺丞相是我的救命恩人呀，怎麼他就是小皇親的原配？

這亦真真大怪哉，難道有，閨門弱質拜三台？父為同殿平班論，夫作門生小輩排。又是這，絕世無雙奇品格；又是這，扶天捧日好能才。何期孟相龍圖府，竟生出，如此聰明女子來！

咳！究竟我年老之人有些眼力，當初就說與官家。

我道詞林鄺狀元，如何這樣美容顏？莫非是個釵裙女，故長得，閉月羞花若此妍。當日官家還好笑，倒回說，他今現贅相衙門。如其君玉非男子，兩個紅顏怎合歡？不料公然猜著了，鄺丞相，本來面貌自嬋娟。

咳！昏皇帝，他既然肯認母親，自然是忠孝王的原配了。

如何不究鄺明堂，反在朝前一力幫？這點偏私還罷了，怎又起，偷香竊玉那心腸？真胡亂，實荒唐，年少為君敗大綱。如若保和從了命，你的是，醜名豈不玷先皇？

咳，不該呀不該！這般那裡是為君的正道？

律上猶還禁庶民，不許娶，有夫婦女結婚姻。如何這等無分曉，自己倒，屬意功臣原配人。幸虧得，國後賢良能耐憤。幸虧得，皇親中又肯甘心。若然遇著強梁者，只怕你，錦繡江山坐不成。

啊，皇媳婦，罷了罷，你亦不須氣惱，這原是官家的昏憤了，難為皇親。

猶喜私情尚未全，鄺丞相，不曾同榻在花園。中宮你是賢良者，可休提，君奪臣妻事一端。這句話兒關係重，當不得，新聞等類好相傳。非但你，同胞手足無光彩；就是我，在位官家也抱慚。果若傳揚中外曉，教朝廷，怎生執掌錦江山。

咳，大料你為顧皇家的，不消我多言囑咐了。

如今你欲召明堂，這件事，容易調停容易商。就是外臣難入內，傳了我，上宮懿旨也無妨。休氣惱，勿憂傷，你弟婚姻我主張。皇媳若然心要緊，此刻就，遣差內侍去宣將。

啊，昭陽後，倒不消說要他寫什麼經卷，竟道我望孫心切，故召鄺相畫一尊送子觀音罷。

白日清閒我就思，暮年人，如今正值弄孫時。可嘉已有龍胎子，就只是，孫女孫男尚未知。素信觀音都有應，我欲把，心香一鼎拜求之。

啊，皇媳婦，本月十九日是觀音得道良時呀，我要趕著那一天懸掛。

近日偏偏又善忘，本意是，心中原要召明堂。保和鄺相才容好，他的那，畫法精工世少雙。

啊，正是，去歲官家命他畫了十二扇的山水圍屏，皇媳婦你可曾看見麼？

朝廷因我喜歡圖，差遣那，內侍拿來看見過。淡著丹青無俗氣，微添水墨有功夫。遠處是，幾層山影青如黛。近處是，一片波光碧似羅。負斧樵人穿亂樹，更及那，投竿釣叟隱叢蘆。畫得來，峰嵐水色生成樣；畫得來，鳥眾人形長就模。十二圍屏多少景，竟可算，天真妙法古今無。因我意描尊佛，也要叫，年少賢才鄺保和。

啊，皇媳婦，此刻竟說要描大士召他進宮便了。

一到之時且略停，就叫他，淡施水墨畫觀音。若然先賞明堂酒，這倒覺，褻瀆菩薩欠至誠。不若丹青畫得快，等待伊，畫完再賜玉紅春。那時醉後扶闈寢，一任宮娥驗假真。如是男人無用說，若還女子有調停。官家就便存妄念，都在我，太后婆婆做主婚。少不得，先令麗君更了服；少不得，後傳懿旨賜成親。中宮你自寬心懷，鄺保和，如果裙釵我玉成。太后說完依允語，喜壞了，母儀天下女中尊。頃刻間，千重怒色眉邊退；登時裡，兩片歡容臉上生。欠著柳腰垂著袖，站立在，盤龍榻前叫連聲。

啊，這是聖母的天恩，臣媳合門殺身難報。

至於君上奪臣妻，這句話，太后之前故敢提。若說傳揚中外曉，小臣媳，雖癡不到這般愚。

啊，聖母放心，臣媳若要傳揚，倒烈烈烘烘地明做了。

當時一曉這情端，何妨竟，坐在金鑾大殿間。一記鐘來一記鼓，會齊了，同朝文武眾官員。談正理，講公言，論論君王然不然。再把明堂拿下了，帶進來，脫靴驗過女和男。他如真果裙釵女，就將伊，賜與同胞大事完。若此行為多少妙，倒反要，呆呆等這二三天。皆因臣媳全君德，不肯把，皇上聲名一日損。今日故來求太后，感天恩，依從做主已非凡。

咳！聖母一聲金諾，眼見可救得同袍。這樣的天高地厚的慈恩，難道不再行謝謝呀？也罷，此刻太后在龍床上睡著，不便行禮，待等事情停妥了，再與父親母親同了弟媳婦，一齊向聖母娘娘叩謝便了。

皇后言完笑滿腮，性兒急，就催立刻召三台。上宮太后言容易，一回頭，叫過排班內監來。

啊，當值的宮官凌瑞，你到內閣中走遭。若見了鄺丞相還在那邊哩，可傳諭道：太后娘娘有命，召保和鄺丞相即刻進宮。只為久知畫法精明，要描一尊水墨觀音大士聖像。他若猜疑有詐，可請一道救命金牌去便了。領旨。

內官答應走如風，忙舉金牌召宰公。去多時即來復奏，俯伏在，珍珠簾下叩重。

啟太后娘娘得知：奉金牌傳請鄺丞相，只因有病，這幾日不進閣中。

他已前番奏請過，准給了，十天養病免趕朝。如今不進衙門內，只等著，愈後方來理事條。奴婢慌忙相打聽，說道是，保和十五假才消。奏聞太后娘娘曉，看起來，只好遲延慢計較。內侍奏完垂手跪，昭陽後，娥眉一皺怒容高。

啊，宮官你可是未曾到閣先已奏了皇爺，受了萬歲的叮嚀，假說鄺丞相告假麼？本宮不信，你再去請金牌召來。

凌瑞宮官著了忙，叩著說，保和實不進閣門。娘娘如若難憑信，另遣個，得當之人去召將。太后聞聽微點首，就把那，慈眉半皺叫昭陽。

啊，昭陽後，凌瑞內監就是我的親信宮官，倒不會得瞞味詭詐的。

想必明堂告假真，因此上，官家國政費調停。既然十五來消假，倒不須，又請金牌走這巡。皇后聞聽心納悶，頓頓腳，鸞綉一斂坐西橫。桃面淡，柳眉顰，復又抬身近榻雲。

啊，聖母娘娘呀，臣媳同胞病重，事不宜遲。耐等三天，已是憂煎極了。

如今鄺相又其然，怎麼樣，候這迢迢七八天？等得明堂消假日，臣弟倒，已是愁殺命難全。這樁事件如何好，我只得，再求仁慈聖母憐。啊太后娘娘

呀，再求做主，諒臣一點哀求。

胞弟垂危等信音，實在是，萬難耽擱萬難停。明堂雖則今稱病，他不過，懼怕風波避難人。如若竟差飛馬召，鄺丞相，縱然抱病也趨廷。伏聽聖母傳懿旨，請一請，萬歲皇爺御駕臨。先把始終詳細述，再求聖上降綸音。保和若聽朝廷召，諒他亦，不敢推辭來面君。太后那時宣入內，就了結，脫靴驗看一椿情。若還遲誤遭凶變，臣媳的，弟死何須要麗君？

啊，太后娘娘呀！可遣個內官請駕。

中宮言訖皺雙眉，纏住了，聖母娘娘只是催。太后因她懷著孕，陪笑臉，一聲應諾就依隨。

啊，凌內監，鄺丞相倒不須召了，你去把萬歲爺請了進來。

若然問你為何緣，就說是，太后娘娘有話雲。別者事情休亂講，也莫提，昭陽現在我宮中。內官應命稱遵旨，退幾步，立刻飛身去請鑾。皇后遂入旁首內，整頓著，鸞綉風襖接天顏。漫談萬壽宮中事，且把那，年少君王表一番。

話說元天子雖則安心躲避，卻也緣看那些本章之事匆忙。這幾日因鄺丞相告下假，那兼管保和殿的孟梁二相，竟一件件辦理不清。

雖是雙雙久在朝，他們的，才情哪及保和高。翠華有了疑難事，還要去，請問明堂怎麼調。近日派將兼管務，弄得個，手忙腳亂好勤勞。稿章疊疊千餘本，奏本紛紛百十條。梁閣老，疑決不開心大亂；孟龍圖，調停欠妥意深焦。齊談論，共推敲，面面相覷沒計較。猶恐自家差誤了，又把那，疑難奏上赭黃袍。

元天子所以十分忙亂了。堆下了千千萬萬的本章，逐件件事，請旨施行，再不見梁孟二公委決一本。

龍心不覺大愁煩，沒奈何，自己調停自己觀。看了看，本本皆須親定奪；想了想，樁樁偏又盡疑難。厭起來，一揮硃筆批該部；怒起來，三擊龍書挺御冠。罵幾句，梁孟二臣無用相；歎幾聲，保和學士小能員。龍意惱惱聖心煩，分發匆匆不暫閒。問過又批批又問，那本是，案頭猶似積如山。皇帝急得方生氣，走出個，凌瑞宮官跪請鑾。

啟萬歲爺得知：太后娘娘有請。

朝廷見說一回頭，問了聲，太后相邀為何因？內侍應聲言句話，即刻就，立呼擺輦不遲留。

啊，宮官，看便輦過來，到萬壽宮中面見太后。

一聲傳旨應哄然，忙壞了，伺候宮娥與內官。這幾個，日月平分開寶扇。那幾個，玉蛇亂舞展雲。排隊隊，列班班，跪伏庭階請上鑾。元帝成宗離了座，身登著，雙輪御輦就趨前。只因天性多仁孝，聽見說，太後來邀不敢延。凌瑞內官飛轉步，她先到，珍珠簾內報臨鑾。

啟太后娘娘，萬歲爺聖駕到了。

一聲通報不遲挨，太后母，跨下龍床體也抬。皇甫娘娘嗔又笑，倒只得，端然迎出上宮來。鳴玉佩，響牙排，風拽長裙不露鞋。一到珍珠幔幔外，就下了，雕龍刻鳳九層階。但見那，急速傳呼聖駕臨，朱衣擺隊入重門。前邊是，彩飄動雲霞影；後邊是，宮扇分開日月形。一對對，紫袖昭陽齊引道；一雙雙，錦衣內監共扶輪。鑾駕進，寶車停，顯露黃袍翠帽君。國母娘娘開鳳眼，一見了，朝廷金面喜還嗔。容慘淡，意淒清，悲忿填胸淚欲傾。耐著怒來含著恨，沒奈何，手抬鸞袖跪相迎。

啊，吾皇萬歲，臣妾昭陽後迎鑾。

天子聞呼眼一觀，看見了，中宮皇后伏車前。一天疏遠重相見，倒不覺，暗暗淒然又駭然。

啊呀，奇哉！怎麼中宮後也都在此？

想必連朝不得逢，沒了法，自尋門路出中宮。相同聖母商量就，假說是，太后娘娘請聖躬。故此預先來等候，要把那，前情後話細表衷。寡人一時無分曉，反落在，皇后昭陽圈套中。

啊，罷了！既已進宮，也沒有退回之禮。

先見慈容再作商，看她把，如何說話講綱常。寡人做著當今帝，難道怕，皇甫中宮用了強？再者遊園情一節，諒來已，盤查內監曉端詳。少停如若相提起，朕躬也，不必瞞來不必藏。雖則情虛和理短，只須口快與言強。休懼怯，莫恹惶，但把威儀做個剛。

啊，是呀！連這幾天的躲避昭陽，也可以不必了。

皇爺相罷放開心，隨即就，跳下鑾車假吃驚。急叫御妻休跪接，忙呼賢後快平身。輕頓足，半含顰，扶住昭陽拿印人。

啊，娘娘，你怎麼又出來行動？

好好安居宜極該，要甚緊，今朝又到上宮來。乘便車，走高階，豈不傷了腹內胎。如此疏防和忽略，若有甚，一差二錯怎安排。

咳！這也怪你不得，原是一個做將軍的人，如何耐得過這樣愁眠悶坐。

然而今後莫迎鑾，似這等，九叩三參腰必酸。夫婦之間拘來甚，你可把，君臣兩字放旁邊。

呀！三兩天不見，怎麼就覺御妻消瘦了些？

莫因有甚不安康，朕看你，消瘦全非舊面龐。胎孕在身該保重，休得又，自家疏忽惹災殃。

啊，昭容們過來，扶著娘娘緩緩地上階入內。

皇爺言訖半含愁，拉拉手，自己方才進裡頭。兩個昭容忙閃過，攙扶著，中宮國母款香鉤。娘娘聽了君王語，不由著，一陣溫存怒氣收。

話說皇甫後初時的主意，原欲要頂撞幾句。此刻見朝廷著實的一番撫慰，倒不好變起臉來。

只得相隨進裡邊，再看著，慈悲太后怎生言。朝廷跨入宮門內，就對了，聖母之前一揖參。

啊，母后娘娘金安，不知呼喚兒來有什麼吩咐。

太后聞聽點首雲，官家你，消停坐下慢談心。皇爺欠體稱聲是，隨即把，龍椅拉拉擺列橫。聖母抬頭觀帝王，倒不覺，又怕又怒又心疼。難發怒，怕言明，幾度將提復住聲。天子一觀如此狀，慌忙地，折腰舉袖問慙慙。

呀，奇了！母后有什麼事情，為甚的欲言不語？

兒蒙撫長得為王，真正是，養育深恩難補償。有所欲時吩咐下，難道說，無知敢逆老娘娘？休輾轉，勿隱藏，母子之間說不妨。就便萬分難處事，再不得，要叫太后轉心腸。

啊，母后娘娘，有言明示。

君王說著欠龍軀，又把那，交椅拉拉坐近些。太后時間心倒軟，不忍將，重言責備發威儀。容慘慘，意寂寂，娘娘淒然一口吁。

呀，官家啊！我做了一個太后，用的是錦衣玉食，住的是鳳閣龍樓，還要怎麼稱心？還要怎麼如意？

今日差人請駕臨，並不為，有什所欲要如心。這般富貴還非足，你教那，士庶之家怎做人。老母相邀非別意，聽得你，近來朝內出新聞。諫正道，反偏心，拿著功名看得輕。故請官家來問問，難道要，不為明主做昏君？

啊，官家呀！你豈不想這當年的世界，原是大宋的乾坤。

主上昏迷政不良。你祖方興蒙古部，起雄兵，旌旗大舉滅南邦。恭宋帝，遭擒死在流沙地；端宋帝，被逼崩於嶺外方。留下幼君難獨立，陸秀夫，抱投大海也身亡。那時宋世家邦盡，你的祖，一統江山做了皇。

咳！也為宋君無道，不用賢臣，天命歸於我朝吞併。

你祖英明得受禪，真正是，禮賢下士聖恩寬。封爵祿，蟒袍玉帶酬文臣；賞功勳，鐵券金印贈武官。廿五年來崩了駕，把這樣，太平天下授孫男。

咳！官家呀官家！爾身尊九五，也該學爾祖的為君。

才做朝廷未久常，就聽了，奸臣准奏害忠良。幸虧皇甫門中好，他的那，龍虎佳兒剿外邦。全不怨，王上絕情拿眷屬；全不怨，皇家無道信投降。一雙姊弟興兵出，倒替你，平了朝鮮安外邦。

咳！君王呀！你不要不知好歹，這現在的天下，就算是皇甫門中保全的了。

不惟你等享昇平，還安了，皇祖陰靈一片心。如此功臣和國士，我只說，官家諒必不相輕。何期半點無分曉，竟在外，難為忠良皇甫門。

啊，官家，我且問你，那鄺丞相既與真容相像，又認過了她的母親，這明明是忠孝王的正妃了，還有什麼狐疑不決？

一接東平那本章，官家你，就該究問鄺明堂。先定了，改裝男子欺君罪；再查她，瞞味夫家認母娘。鄺相若然承認是，好好地，賜與皇甫正應當。這一來，豈非做了英明主；這一來，又算酬了忠孝王。兩處周全何不妙，你怎麼，偏心獨把保和幫。

咳，這也罷了，或者不信他是個女子，所以怪大眾傳謠。

自己何卻又疑，差內監，詐稱議政去宣伊。騙得鄺相明堂至，上林園，乘馬遊春兩並騎。這亦常情原不礙，就是那，不該留在館中居。

啊，君王呀！你好生地不避嫌疑，既然有忠孝王上本一端，不該相留同宿。

緣何用話又私挑，稱贊她，美麗渾如女子姣。說過就留同榻睡，豈非你，偷香竊玉有心苗？

咳！官家呀！你難道明知是國舅的原配，還要起了這樣私心麼？也真荒唐極的了。

哪有為君忒不公，竟要與，皇親命婦兩私通？就拼將，自家斷送唐堯德。也負卻，臣下辛勤血戰功。理上算來行不去，心中想著亦難容。官家你若真如此，大壞了，英武仁明祖父功。

啊，君王呀！你想想萬一鄺丞相果是麗君，被你款留同宿了，這件事傳將出去，可是個光大的美名？

慢說皇親不肯平，就便是，合朝文武也觀輕。堂堂一統山河主，怎麼倒，君奪臣妻起色心。猶幸未曾同過寢，不然竟，無私有弊大傷倫。而今此事休提了，諒你也，一念之差懊悔深。但是雲南來者女，如何又，生生立逼配王親？

咳！若是別人呢，他也將錯就錯的成了親了。然而這位國舅是做義夫的呀，他豈肯就娶冒名女子？

你限成婚一月間，逼得他，如今臥病十餘天。難以愈，不能安，一息奄奄命待捐。休說他，建立軍功真將帥；休說是，扶持社稷大英賢。他況且，中宮皇后同胞弟；他況且，國丈亭山獨養男。倘有三長和兩短，教他家，斷門絕戶意何安？

啊，君王呀！因而昭陽後親來告訴我，要救她的胞弟少華。

為今之計沒良圖，只有個，試試明堂鄺保和。是男是女知道了，也免得，大家疑惑與猜摩。

咳！官家啊！所以老母適才相召來。

意欲宣來辦件情，教明堂，淡描水墨一觀音。懷抱子，足登雲，義取今年我弄孫。待彼描完便賞酒，竟賜他，三杯沉醉玉紅春。聞聽此酒多靈驗，鄺保和，一飲之間是必醺。醉後攙扶臨便殿，把他的，雙靴脫下驗虛真。腳大時，也知鄺相原男子；腳小時，就曉明堂是女人。果若中宮親弟婦，賜與了，東平王子大家寧。

呀，哪知道一面金牌出去，他已十天告假在家。

內侍回來復我言，說道是，保和有疾免朝參。病除假滿方趨閣，若要宣時十五宣。我想明堂雖這樣，只怕他，被人繞纏故其然。官家你若宣聲召，鄺丞相，扶病多應也上前。

咳！君王呀！皇媳婦要救同胞，不能久待。你可差個內侍，就去召了鄺丞相進來。

太后言完就裡緣，元天子，又羞又怒暗相交。頃刻間，紅飛兩頰桃花瓣；登時裡，翠豎雙眉柳葉梢。龍椅一推微冷笑，勒了勒，赭黃袍袖發聲高。

啊唷唷，了不得了！了不得！這是昭陽後告訴後母的言詞麼？真真好笑！

朕躬雖則乍為君，難道這，倫理綱常都不聞？當日偏聽人誑奏，也無非，一時之錯誤疑心。比如穢物投清水，清水何能徹底清。至若明君逢女黨，少不得，明君也有一朝昏。前面信實投降者，現放著，大膽奸臣劉捷們。過後事情分割了，朕何曾，相虧老少二皇親？

啊唷，真真好笑！昭陽後呀，但是你等胞弟自己荒唐呀，怎麼倒以為寡人不是？

前上陳情那本章，朕只道，已經訪得十分詳。因而一覽登時准，並未曾，不該專心做主張。

呀，哪曉得你的胞弟糊塗，又不曾拿個著實的憑據，又不曾察個分明，倚著狂妄的性兒，就冒認著老師為原聘。

那日明堂一進朝，朕就把，表章取出與他瞧。何期原本真男子，只一看，大發雷霆不可消。

啊唷，那鄺保和好不決烈，一看了國舅的奏章，竟嗤嗤嗤對半撕開。

扯碎書章亦未完，端立在，金鑾殿上發威嚴。說你弟，戲師誑聖真狂妄；說你弟，倚勢胡行大不堪。他的那，理正情公人難對；他的那，聲高色厲眾難言。其時國舅心慌了，倒只得，待罪朝前叩首連。

啊，昭陽後，你想一個做門生的冒認老師為妻，那還了得！

保和還算看人情，他所以，將就些兒息了嗔。鄺相若然翻下臉，哪怕你，正宮胞弟大皇親！

咳！中宮呀中宮，你坤道家不懂朝廷的大體。那鄺丞相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，統官僚掌風化的廷臣，如何可以輕輕得罪他？前者他若認起真來，竟扯過忠孝王來打一頓牙笏，罵一頓匹夫，那一個是門生戲弄老師，該打該罵的呀！休說是老皇親來不得一聲，就是朕躬也勸不得一句。

保和若要絕情腸，索性道，兩罪該歸忠孝王。他若說，誑奏朝廷宜治罪，朕只得，要拿國舅下監房。他若說，戲弄天子當問斬，朕只得，立綁皇親上法場。這是不能偏護者，你的弟，所為實在太荒唐。保和鄺相留仁恕，看看點，同殿之臣不忍傷。彼既量寬容過去，寡人是，心中原欲放恩光。因而略略加嗔責，外貌嚴而內意幫。如此調停公道了，怎麼竟，還言朕護鄺明堂？

啊，御妻呀！難道叫朕躬反坐鄺丞相起來不成？說他數落了皇后同胞，得罪了朝廷國舅？

這亦難於說出來，只好是，暗中幫襯在心懷。若然竟護昭陽弟，教那些，文武私談也不該。再表遊園情一節，寡人要，對天立

誓叫冤哉。

啊，中宮後，朕不過愛那鄺丞相少年才貌，辦事精明，盡赤膽於明廷，布仁恩於天下。

朕躬故此甚憐伊，較之那，梁孟諸臣厚待些。他況且，提拔你家重際遇，治痊太后萬金身。別的功績權休講，醫好了，聖母娘娘大事奇。

咳！朕躬的這位母后，不比得享現成富貴的太后娘娘。

先皇守義就歸天，朕還是，幼小無知四歲男。聖母勤勞相撫養，今日裡，方能禪位坐朝前。恩似海，德如山，侍奉猶慚報不完。前者險些驚死朕，太后竟，一場大病勢奄奄。

咳！千虧萬虧，虧了一個保和丞相。

那時誰為解君憂，鄺明堂，他竟公然獨出頭。一劑靈丹吞下去，太后就，身輕體健病根休。

啊，真真可喜，那鄺保和竟治好了聖母娘娘病。

這件功勞深不深，難道非，皇家救命一恩人？朕躬念了他如此，怎麼不，分外加些愛與疼。那日相宜游上苑，也無非，一時高興歡心情。至於獨如明堂者，只為伊，年少風流是妙人。

啊，御妻，比如你們是婦道之家，見了同輩中一個有才又有貌的名媛，少不得也要相憐，也要愛慕。男女是一理的呀，難道朕就淺點兒情義？

況且明堂本是男，君臣就，相親相愛有何干？那天召人來游苑，只不過，做做詩來盡盡歡。到晚已經明月上，聯自然，款留便在館中眠。

啊，真真可笑！那上林園雖雲內地，原是群臣宴會之所呀。

皇祖當年每散心，就召那，意中所喜一班臣。文臣等，題詩獻賦爭誇巧；武職們，射箭拉弓各顯能。朕亦侍於皇祖側，看諸人，領筵應制亂紛紛。何曾不，酒闌席散方才出；何曾不，館裡樓頭到處行？朕叫明堂眠一夜，這件事，怎生就當大新聞？

啊，真真奇絕了！依這等講將起來，那漢光武與嚴光共臥，也是個君奪臣妻了！請問聖母：這還是太后的言詞呢，這還是中宮的說話？

天子言完一豎眉，挺了挺，雙龍翠帽發神威。上宮太后心慌亂，忙忙地，答應連聲把話言。

啊，官家，惱什麼？你沒有私心就罷了。

料你身為一代皇，也不肯，這般做事敗綱常。既無竊玉偷香念，君臣們，共榻同眠原未妨。

啊，皇媳婦也沒有什麼。她不過是試試鄺丞相，驗一個男女分明。自己不便相宜，她故到上宮來拜求老母。

君奪臣妻是我言，無非說，恐防外面這般言。官家不必生嗔了，你既然，沒有偏私誰敢傳。

啊，君王呀：趁著日影兒還在，早早地差個內臣去罷。

太后言完陪笑臉，氣壞了，旁邊皇甫一中宮。眉半豎，面通紅，冷晒開言叫九重。

啊，請問陛下：臣妾的胞弟呢，他打聽得鄺丞相已經認過了父母，是以上本齊求皇上賜婚的。那保和學士呢，他不過信口支吾，說什麼醫家有割股之心，故此將錯就錯的了。又不曾究問情形，又不曾脫靴驗看，陛下何以見得鄺丞相是真正男子？何以見得少華是冒認老師？

臣妾愚蒙講不明，倒要求，君王講講內中情。再兼如若無私念，為什麼，瞞得昭陽了不聞？

啊，陛下呀！我皇甫長華雖當不得聖上良佐，也叨蒙國恩立了中宮。

一載將交在翠華，縱然無德亦不差。就便說，愚人未足言朝政；少不得，此事也連臣妾家。陛下緣何相隱瞞？瞞著我，絕情絕義把威加。

啊，請問萬歲爺：為什麼當初先後在時，他的胞弟謀婚請命，陛下就立時做主，拿著我孟麗君弟婦欽賜完姻？如今臣妾的同胞求恩賜配，皇上也該做主張了才是，怎麼倒不惟不肯為顧，還給他個欺聖戲師的罪名？

這樣調停與處分，陛下倒，龍心想想可公明？奎璧是，殯天先後同胞弟；少華是，在位中宮共母人。為什麼，兩個皇親分彼此？為什麼，一般國舅另看承？當初既，圖謀姻眷非無禮；如今怎，戲弄師尊算欺倫？臣妾不明其中故，求陛下，今朝將此也云云。

啊，萬歲爺，臣妾不知呢，竟兩三月相瞞過去。臣妾已曉呢，又整加幾日的不進昭陽。

可憐呆等這三天，竟要想，一見龍顏萬萬難。陛下若然無別意，何必得，連日迴避舊時瞞？聖心自己評評看，這道理，還算公來還算偏？皇后娘娘言到此，元天子，理虧索性發威嚴。

好昭陽後，你竟抵觸起朕來了，我大元朝沒有犯君的皇后！

若說緣何見得真，這件事，豈難決斷豈難分？不要講，詳情就理須明白；就算是，辨色觀風也曉聞。鄺相當時撕本際，他何曾，一些膽怯與心驚？微冷笑，半含嗔，言語剛明有重輕。不但行為非女子，他況且，現今招贅在梁門。

啊，中宮後，那鄺丞相若非是男子，難道那梁璧的女兒做了兩三年的夫妻，竟一些兒不知情跡？

伊女如其動了疑，再沒有，文華梁相不知機。那天質證明堂日，他還替，子婿當朝辨是非。推理詳情想一想，這件事，豈難決定實和虛。

啊，御妻，你說朕一般國舅兩樣看承麼？這又言之差矣。

她曾把，家中母札獻觀瞻。內雲奎璧爭袍際，原本也，射柳穿楊箭過三。只為孟門無道理，伊奉承，督台現任許芝田。故而寫札來通報，要朝廷，欽賜完成此段緣。

啊，中宮後，那時節相去一萬里，朕哪裡得知你們在雲南做的事情？

只道來言果不差，就賜了，詔書一道賜劉家。後聞奎璧無王法，朕何嘗，本意之中要救他？

啊，真真可笑啊！你姊弟上了連名的血本，朕就把劉門中男女收監。

到後皇媳燕玉來，也是你，父親求救叩金階。寡人原不寬王法，已教那，監斬行刑等午牌。國丈再三相拜懇，朕躬才，一聲命下把恩開。其時你亦同相勸，要求將，劉捷夫妻赦免災。故此寡人方准奏，罪坐了，陰謀奎璧一庸才。今朝提起從前事，倒反說，朕有偏私兩樣懷。

啊，真真奇絕了！寡人是不論親疏的呀，有功的賞有罪的罰。至於那劉奎璧是你自家要積陰功留德行看先後面上，要給他一個全屍。

寡人故此始從寬，就賜他，自縊而亡死在監。只是御妻存善念，怎麼倒，今朝反說朕躬偏？真好笑，實奇然，復後翻前會得言。至若東平君上本，何曾不，寡人心內要周全？明堂實在原非女，怎叫朕，硬配婚姻男配男。

啊，昭陽後，你以為朕躬從中要取事，因而不賜鄺明堂與國舅成親麼？

這亦真真真是愚，少不得，也須想想再猜疑。聯躬如若懷私念，怎麼肯，宣到花園又放伊？當下明堂他欲走，何妨竟，傳呼內監捉其回。加究問，發威儀，不肯言時就脫靴。驗得分明真女子，天香館，現成床榻正堪居。難道怕，保和學士騰雲走？難道怕，鄺相明堂插翅飛？共了床來同了榻，那才叫，身為君上奪臣妻。

咳？然而這些事情也算不得什麼怪異。

歷代由來千萬年，何曾沒，幾朝天子犯其端！不要說，太平皇帝而如此；就便是，創國人君也這般。從古至今多得緊，待朕

躬，搜尋向你略談談。

啊，御妻，那煬帝不是一代君王麼？

他還非是奪臣妻，調戲宣華父愛姬。亡國雖然皆為色，倒做了，風流天子古今提。

咳！隋皇是酒色之君，朕也不消去說。

至若英明唐太宗，他倒是，開基皇帝有清風。還要與，隋朝蕭後同歡晏；更欲將，弟婦王妃立正宮。如沒直臣相諫奏，這倒是，已經成就不成空。

啊，御妻，那唐貞觀是創國的君王，他尚有這些私事。

其子高宗受了禪，亦何曾，不貪酒色不貪歡？還迎武氏為王后，縱容他，亂政專權號則天。這也朝廷家內事，有誰敢，道聲非禮諫聲言？

啊，中宮後，這是太宗的才人高宗立為皇后了。

後來傳到一明皇，贊納楊妃寵異常。虢國夫人都入內，玄宗與，眾姨歡樂好風光。中宮你去思思看，這都是，花月娛情歷代皇。朕若有心行那事，也算得，偷香竊玉實平常。

啊，真真好笑！寡人倒遵祖為君，不肯做那些勾當。

因而即位九年春，才選得，妃子昭陽頭一巡。即令宮娥雖不少，多半是，當初皇祖手中人。朕因要做英明主，酒色丟開按定心。

呀！哪曉得寡人呢，癡癡地要做個英明的皇帝。你們呢，倒在這裡毀謗起朕躬來！

寡人若要奪臣妻，倒不如，一旨飛傳選美姬。各省姣娃由著我，諸方女子任憑覷。朕躬做到山河主，怕沒有，國色天資作貴妃？何所取來何所愛，在乎你，同胞一個正房妻？

啊，昭陽後，你既說是沒有私心，為什麼相瞞而迴避，

可知朕是做君王。國政煩心日日忙。看起本來千萬道，派開事去許多樁。重機要緊猶耽擱，在乎你，國舅陳情一表章？你去真心關切弟，就該遇便問端詳。御妻睹面無言及，聯自然，別樣匆忙索性忘。

啊，中宮後，你怎麼這般煩絮起來？朕昨日還叫內侍進來，說：萬歲國政忙碌，不能親至，請娘娘保重身體，關了宮門罷。

內官難道不來言？你今朝，說聯藏身好幾天。原來寡人忙得極，怎教聯，丟開朝政到宮來？

啊，昭陽後，這幾時聯明堂告了假，朕躬著那梁鑿，孟士元兼管保和殿之事。

可憐哪個是能才？一件件，軍國之情辦不開。孟怕處分梁懼斷，索性兒，諸般推與朕躬來。這本是，恭呈聖上如何決？那本說，謹請論音怎樣裁？發去幾樁重機件，鬧了個，神疲力倦沒安排。

咳！那聯保和在閣的時候，何曾要朕費一些心力。

各省文書奏本臨，都是他，預先決斷預先評。准擬了，該輕該重該何等。調停了，宜緊宜遲宜怎生。大者事。檢點幾條飛奏達；小者事，湊齊數項奏陳明。分次序，按班呈，一一而來不混人。就有疑難諸政務，也是他，短章附人預調停。樁樁委藉才情廣，件件安排智量深。朕只消，硃筆略提批個准。伊就去，標封轉部立施行。真練達，實精明，料理何嘗要寡人。近日保和告了假，閣中竟，諸凡無主亂紛紛。

啊，真真可笑也！也不知那梁孟二相，是什麼意思。

自己雙雙供職初，倒還算，諸般謹慎不糊塗。如今兼管明堂政，弄得個，半點才能主意無。勿論事情輕與重，他們總，樁樁推給朕調和。寡人連日愁煩極，然而亦，只好經心沒奈何。你說聯躬相躲避，少不得，進來也要有功夫。

啊，昭陽，你既然呆等連朝，你怎麼不差人相請？

若果曾邀朕不來，你再向，上宮告訴也還該。御妻又沒言聲請，如何就，講個私心躲避開？

呀，正是！伺候朕躬四名內監怎麼樣了？

被你前朝調進宮，說道是，娘娘說話要追窮。而今問得如何了？怎生得，好幾天來沒影蹤？

啊，御妻，想你必定為的是這樁事情，那權昌等說些什麼？

朕躬又沒甚私情，你不要，屈打無辜四內監。一眾宮官何處去，莫非已，俱皆取命與追魂？

啊，中宮啊中宮！你休可任性胡行，攪亂我掖庭雅化。

朝廷道罷一番言，倒說得，皇甫娘娘對答難。兩片噴霞消頰上，千重怒氣退眉邊。低粉面，整宮衫，心內沉吟也信然。

啊，且住，據內監們所招呢，原沒有什麼大事。聽朝廷的言語呢，真個像半點無私。

莫非委實錯疑猜，天子是，沒有偷香竊玉懷。故此言剛而理正，說得個，並無偏護鄴三台。細思男女原同道，誰人不，愛美容來愛美才。想必朝廷真為此，本宮也，不須固執且丟開。

咳，罷了罷了！君王真有私心，我做皇后的也不敢怎麼。

如今天子既雲無，本宮再，抵死追求待若何。這件事情休說了，求得個，飛宣鄴相即恩波。娘娘主意安排定，立刻就，作喜回嗔啟口呼：

啊，吾皇陛下，這也不是妾疑心。

實在般般事有因，怎麼能，叫人想了不疑心？陛下已，當朝益護情關切。皇爺又，上苑留眠用意深。詳這機關詳此理，豈不像，偷香竊玉有私心？

呀，也罷！陛下既言沒有此意，就算臣妾的不是便了。

從今這事不須提，只當多心錯猜疑。萬歲英明原有道，哪裡肯，身為君上奪臣妻？

啊，陛下啊！這件事呢不消說了，但是鄴保和終須要試他一試。

明明已是認樁萱，說什麼，要救人時故這般。巧語能言相抵賴，無非為，貪圖名利與高官。如今臣弟垂危了，說不得，須召他來試一番。

啊，陛下啊！乞看太后娘娘的金面，就為臣妾去召一召明堂。

虛實今朝試試他，也知男子與閨娃。明堂如是裙釵女，萬歲須當賜少華。鄴相若然非女子，臣弟也，死而無怨王皇家。

啊，陛下呀！臣妾的胞弟垂危，萬萬不能久待。

天恩若肯念私衷，就遣個，內侍宣宣鄴宰公。男女分明相認了，臣家也，合門感戴聖恩隆。娘娘言語方才訖，太后亦，幫著中宮叫九重。

啊，官家呀，話也說明白了，沒有什麼芥蒂。依著皇媳婦說，召保和罷。

同胞病重自關心，難怪昭陽不肯停。召進明堂相試試，也慰了，少華守義小皇親。天已暮，日將沉，趁此差名內監行。召得進來搯得佛，只怕也，脫靴要到二三更。上宮太后同催促，元天子，一皺龍眉應了聲。

啊，昭陽後，你務要試試鄴明堂麼，這也由你。

但是他今病染身，已告了，在家養病十天期。你們就欲先來試，銷假之期再召伊。知抱病而還去叫，哪有個，大臣看得這般低？難以准，不能依，要召除非改一期。

啊，對你說，試呢由你去試，那個是否與朕無乾。

萬一明堂不是男，那時候，多在要賜完姻緣。保和丞相於歸後，豈非聯，少了朝綱柱石臣。目下暫時兼管理，梁孟相，尚然辦得十分難。後來若然重開缺，有什麼，識治良方掌此權？今日聯躬先說了，寡人是，改妝仍要彼為官。

啊，御妻，那鄺丞相就是你弟媳，這一個保和殿也是朕躬不肯出缺的。為什麼千難萬難，得了個有才能的宰相，倒輕易送與你弟為妻？

成了親來改了妝，依舊要，天天辦事進朝房。你們如若難從命，朕索性，不許於歸忠孝王。

咳！說是這等說，料想他也非女子。

你等真真胡亂猜，鄺保和，原身卻非女裙釵。改期召到宮中試，只不過，脫出一雙大腳來。天子言完微微笑，皇甫後，一低粉面也癡呆。無計策，沒安排，只得言聲且暫挨。

呀，也罷。且等銷假日宣他便了。

但是同胞病在床，病人輾轉更憂傷。眼前寬慰還猶可，陛下又，立逼成婚入洞房。到此垂危光景際，難道再，教他依舊做新郎？

啊，陛下呀！這個是不能的呀，病人中如何支持得起？

天恩如若肯周全，再寬個，一月之期方萬全。雖則明堂還未試，臣妾弟，得聞改限也心安。請准奏，乞聽言，只要加增三十天。如若保和非女子，少華亦，病痊遵命畢姻緣。

啊，陛下呀！若然竟又不肯相宣鄺相，又不肯放寬限期，那分明斷送臣妾的胞弟，斬絕皇甫門楣了！

只是須求降聖恩，說不得，改期一月要加增。至於仍用明堂者，有什麼，周折煩難不願聽？況且保和原為此，他的那，利名心重絕親情。若知依舊為你相，明堂倒，早吐真言早顯身。

咳！好極了，陛下便叫他為官便了。

成宗成子聽哀情，默默無言低了容。吩咐一聲拿筆硯，登時就，手捧聖旨付中宮。

啊，昭陽後，論起理來呢，朕躬的救命是沒有挽回的呀，今既小皇親病臥在床，御妻你又當面相懇，罷了，朕就放個格外的洪恩便了。

這是親書紙一緘，上寫著，再寬個月畢姻緣。聯躬沒有閒心緒，御妻你，帶到昭陽自去傳。限已寬來言已盡，無甚事，寡人已要出宮門。

啊，內侍們何在？著便輦過來。領旨。

內侍齊齊應一聲，元天子，推開龍椅就抬身。昭陽皇后無其奈，也只得，捧旨三呼謝了恩。當下朝廷鑾馬出，身登著，雙輪便輦暗欣欣。

啊唷，真真好笑！朕原要從中取事，所以用這些深心。

金鑾殿上竭力相幫，天香館內款留同宿。雖然好事未曾交，朕何嘗，沒有偷香竊玉苗？今日強詞而奪理，竟推得，絕無乾淨半分毫。

咳！朕躬倒像了鄺保和了，也是這般一個巧舌。